

编者按

70载风雨同行,70年阳光沐浴,浙江体育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为更好地记录、反映、体现浙江体育70年的峥嵘岁月,本报特别征集了6篇浙江体育人的文稿,以文字的形式讲述他们与新中国同行的故事,展现一个个闪亮的瞬间,叙述一段段难忘的回忆。

忆苦思甜的代际变迁

■ 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 陈培德

我的父亲出生于清朝末年,没上过学堂,但他会看古书,不会看我们现在白话文的报纸。写得一手工整的毛笔字,但却不会写硬笔字。我曾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解释说:“那时家里穷,读不起书,是偷着学了三年。我那一辈没有钢笔、铅笔,只用毛笔。没钱买纸笔,是用捡来的废毛笔蘸着水在地砖上学写字。”至今,我还珍藏着父亲的墨宝。父亲说,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书读,真幸福。

我小学、初中、高中是在厦门读

的,12年没穿过几双鞋,冬天也常赤脚走路上学。在北大读书时,带了一双新的球鞋上北京,舍不得穿。福建学生也有很多赤脚进课堂,但都被老教授赶出教室,因此我不得不天天穿鞋。6年穿的鞋比小学到高中的总和还要多。与父亲相比,我真幸福。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农村当中学教师,寒冬腊月带学生到地里挖野菜,和着米糠煮“忆苦饭”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告诉学生:“旧时我们的祖辈就是吃这个糠菜饭度日的。你们现在吃大米白面,是真幸福。”

后来,我结婚有了女儿。女儿在金华都是穿鞋子上学的。读杭州大学外语系,是骑自行车走读的。我对她说,爸爸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光脚丫走路上学的,你能骑自行车上学,真幸福。她很木然。心里好像在说:这有什么?本地同学都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呀!

现在,女儿也有了女儿,并且已经在读小学五年级了。女儿对她的女儿说:“妈妈以前读书是走路去的,后来上大学才骑自行车上学。你从幼儿园开始到现在,都是妈妈汽车给

你接送的,你真幸福。”外孙女一脸木然,心里好像在说:这有什么?同学们都是爸爸妈妈汽车接送的呀!

我真无法想象,外孙女将来对她的儿子或女儿拿什么忆苦思甜。女儿对我说:“爸爸,忆苦思甜已成历史名词了,从我们这代人开始,比的都是幸福指数。”我才发现,我已经落伍了。

我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都知道“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而女儿辈他们有另一种体验,“幸福不忘改革开放”。

为祖国发展献力,我乐在其中

■ 原浙江省体委副主任 叶喜禾

1959年4月,我被调到省体委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既熟悉又陌生的工作。在党的培养和关怀下,我从最初当党组秘书到处长,并提升为体委副主任、体总常务副主席,1992年12月离休到现在,已是一个甲子了,从不懂到热爱,我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1985年国家体委授予我“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1996年国家体委授予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工作贡献奖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号召,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它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全国各地。在这一大好形势下,1979年,受国家体委、全国体总委托,我们浙江省体委在杭州承办世界羽

联第一届世界羽毛球世界杯赛和第二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羽毛球运动员共200多人和世羽联、亚羽联领导人出席。

那次的比赛省委省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确定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王芳为大会组委会主任、省体委主任姚震为副主任和组委会委员,那时我担任接待委员会主任,进行筹备和接待工作。这次比赛,以我省女运动员傅春娥为主力的中国女队,在团体比赛中获得冠军,傅春娥成为浙江体育运动史上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不仅如此,这次大赛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在中国国际体育赛事中开辟了外商广告先河。全国体总和省体委主任委托中国香港《大公报》副经理苏焕先生和我具体负责办理有关

广告事宜。邀请外商代表考察场地、验证广告质量和观摩比赛。外商广告有:美国“万宝路”香烟、瑞士“铁达时”手表、法国“轩尼诗”酒、七喜汽水等,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随后,北京首都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和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纷纷来杭学习取经。

2001年,一位朋友聘请我到房地产公司工作,一位同事邀请我担任省老年体协名誉主席,前者可能有丰厚的报酬,后者是服务性的公益事业,作为一名党员我选择了后者。上任后,我和秘书长等班子成员从学习国务院关于加强老年体协工作的通知,学习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对老年体协的五年规划入手,联系省老年体协工作实际,向华东兄弟省、市取经调研。使全省、市、县(市区)老年体

协从“三无”(无办公地点,无专项经费,无专职人员)变为“三有”,再到全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老年体协全覆盖,这在浙江老年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省政府还批准在黄龙体育中心建立“浙江省老年体育中心”,有16个室内项目可供老年人活动。省政府的这些决定和措施受到了全省广大老年人的欢迎,他们纷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广泛开展各类各色活动。我们浙江的这些举措,使得全省老年体协走进了全国老年体协先进行列。

回顾我这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无论是祖国的繁荣昌盛,还是浙江省的体育发展,我都有参与其中,也一直在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愿试水一滴,窥见浙江游泳风采

■ 原省体育局局长助理 傅百练

1959年3月接到调令我来到杭州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集训,十五岁的我还是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加入游泳队集训的有17人其中女队员4名,几乎都是宁波和温州来的运动员。教练员姓陈,是从上海体育学院借调的。人陆续到齐了,却天天跑步,打球,没下过水,当时杭州也没有室内可供训练的游泳池。

待到五月下旬,发现农大的华家池水域蛮大,就天天步行去那里游泳。没多久却发现华家池开始养鱼,天天放鱼食,就不敢再去。好不容易等到玉泉游泳池开放,才开始正式训练,天天坐8路转7路公交车来回跑。虽然条件不好,但大家热情很高,都感觉能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浙江游泳队建队后的二十年间是没有自己的游泳池的,夏天利用公共游泳池对公众开放前和结束后的

时间段练习;也曾借用舟山笕桥部队的露天游泳池进行训练。冬天多是外出他省冬训,到过重庆、合肥、武鸣、长沙,更多是去安徽黄山。外地的多数是短池,泳道又少,还往往需要等到主队训练结束,甚至对公众开放以后进行训练。

我十六岁就当上了队长,队友们夸我方向感好,不会带错路。那些年外出汽车转火车,转轮船,车站码头位置都需要弄得清清楚楚,带着那么多行李,那么多人,哪敢疏忽!外出训练自己办伙食,后勤保障都靠自己动手。我记得有十六个春节没在杭州过年。这是现在年轻一代运动员无法想像到的。即便在这样的条件里,全队团结友爱,奋发向上,顽强拼搏,取得过无数优异成绩。

由于没有自己的运动场地,要东奔西走地训练,使得运动员难以跟上正常的文化学习课程。所以在60年代,我

们常常是从外地回到杭州集中补课,努力跟上学习进度。外出期间高年級的辅导低年級的队员,记得1963年我在去重庆过三峡时的轮船上,给小队员们做过白居易《荔枝图序》的讲解。游泳队中的好学风是从建队初期就逐渐形成,那时候有天天读报制度,教练员轮流给运动员上专业知识课程,能者为师蔚然成风,个人购买书籍杂志互相传借阅读,精神食粮丰富。

8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地建起几个小型的甚至是微型的室内游泳池,提供少年儿童进行冬季游泳训练。为冬季游泳池加温的燃料费用,省体委与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合作共同出资解决困难,保证了全年系统训练所需。为促进科学化训练的进程,省体委组织全省相关科技人员,教练员等专家,反复讨论并参考国外年龄组游泳训练的经验,制订了浙江省少

年儿童游泳运动员选材标准,并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科学数据,逐渐加以完善。

现在优秀运动队的训练条件、科技保障、后勤支持与从前不能同日而语,而游泳队善于学习、敢于创新、百折不挠的队风依旧,用一代接着一代的接棒努力,在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长征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实际的成果表达对于祖国的忠诚,对于人民的感恩。

我年事已高,在长期的运动生涯中,深深感觉到把握出人才与出成绩并重的理念是运动队伍走向新胜利的必由之路,是良好队风的基本依托。人才的首要品格是为国争光和初心的守望,是对事业刻骨铭心的热爱,是永不自满的胸怀,是敢于攀登顶峰的决心。浙江游泳队成长史极为丰富,创立优良队风的故事无数。我愿试水一滴,以窥见其于一斑。